

以下是两篇文评的练习，仅供参考；另外，两篇文评超过 900 字，有点长。如果再修改，可以缩短。但由于临时决定写作，时间有限，没来得及修改。换言之，在限定字数内是可以写成所要求的书评。只要将重点问题说清楚，其它的内容都可以省掉不少字。另外，我一般用自己的引用模式（混合模式），所以未必通行。你们引用的时候，一定以《研究生手册》中的相关内容为标准模式。

文评：有关玄高与跋陀罗关系的考察（©2020）

评论文章：

徐文明，〈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罗的一桩公案〉，载《中国哲学史》，2000 年第 3 期，页 101-110。

宣方，〈南北朝禅学史上的一桩疑案：玄高从浮驮跋陀罗学禅说辨僞〉，载《中国文化》，第十七、十八期，页 84-93。

历史考据，是佛教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资料可靠性的原因，看似微小的问题，有时会成为悬案。比如，鸠摩罗什的生卒年代，就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佛陀跋陀罗与北朝高僧玄高的关系，也是佛教史学界的争议话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各种记录互相不能协调。本文就以上两篇论文及其研究的课题，予以短评。

我们注意到，宣文以“辨僞”立论，似乎有先入之见之嫌。这一论点开宗明义¹，甚至贯穿全文。相反的，徐文则以正史中相互关联的资料和历史事件，重新梳理出可能的线索²，并由此对宣文的考察和方法提出质疑。这是两篇文章的最大区别。

既然是辨僞，那么就要有“僞”可辨。宣文提出前辈学者认为僧传有误的说法不足为信，原因是玄高是高僧，生卒年月不可能被失传。这有点太武断，因为高僧出家前很多出身贫寒，背景资料并不多。另外，彼人之高僧，未必是此人之高僧。比如，鸠摩罗什名高德重，其生卒年月却是悬案。而宣方所认为的不能有两个跋陀罗的原因，更加武断。不可否认，跋陀罗是著名译师，禅学专家。但一提到禅师就让当时的人想到跋陀罗，未必如此。南北朝时期，北方僧人注重禅修，几成风气，学禅未必一定以跋陀罗为指归。

因此，在以上两个比较武断的假设下，宣文对材料的分析，似乎失去了一般意义上的客观和理智。比如，在评论玄畅时，直接说他“玄畅其人素好矜异伐能，耸动视听”³。其它所指出的所谓的“玄畅作僞的原因和手法”，说服力也不是很强⁴。

回过头来看徐文，其主要特征，就是从正史及其相关的历史事件来侧证觉贤和当时名流或世俗官员之间的互动。由此，觉贤的大概活动时间和范围就有一个基本的轮廓，成为进一步考察同时代包括玄高在内僧人之间的互动这一基

¹ 宣方，页，84-85.

² 徐文，页，101-102.

³ 宣文，页，86.

⁴ 宣文，页，87-88.

本事实的依据⁵。另外，徐文也从其它经典翻译的日期和译者的活动时间等，进一步的互相参考，为厘清时间、地点和人物等相关事实予以补证。这些特征，让徐文更加的清晰明了和有说服力⁶。

不过，徐文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在所有的证据链中，没有直接证据说明玄高和跋陀罗的师承关系。这一问题，考虑到历史资料的缺失，不好解决。不过，如果作为孤证的《高僧传》所记载的玄高年幼出家，15岁就开馆授徒可以采信，那徐文所论证的玄高13岁左右“完全有可能从学禅法⁷”的结论，即便不能完全确证，但起码符合常理和逻辑。徐文的论证方法，基本达到了学术考证的效果。

虚云老和尚年龄争论的考证（©2020）

评论文章：

王见川，〈还“虚云”一个本来面目：他的年纪与事迹新论〉，载《圆光佛学学报》，第十三期，页169-188。

胡适先生有“半卷博士”之称，就是因为他写《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都宣布为上卷，却不见下卷。不过胡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确实有其特色。从对《红楼梦》的考证，到提倡“白话文”、考证禅宗史以及晚年研究《水经注》，他每次都引领学者们对别人不关注的领域开拓创新。对虚云老和尚年纪的研究，也是如此。不管胡先生的结论如何，当时所引起的佛教界反应，非同寻常，《劈胡说集》就是例证。胡先生的一石千层浪，可谓巨大。

提到上面的情况，主要是想说明，考察虚老的年龄，基本不大可能。因为既然传统上多少人都这么认为，就算是一个简单的假设，也已经是“公认”的真理，何况是一代高僧。但细心的学者，如胡适、印顺大师和王见川等，旁敲侧击，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并从一些侧证，基本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记忆的事实，可能也需要相关证据证实。即便证实不了，有时也可以排除。

你比如，王文随便举出7中不同的记载，却得出不下于3种有关虚老的生卒年月，从86到113岁⁸，差距超过近30岁，和传统上的120岁的差别超过30岁多。这些资料还不算虚老在不同时代的回忆录，各自也有出入，从103岁到113岁，和传统上的120岁，差距也是10到20岁之间。另外，把记忆的误差算进去，出入可能更大⁹。

王文的最强论点，就是从虚老的师祖妙莲和师公鼎峰老和尚出家时代算起，得出虚老最大的年龄界限，只能是90岁左右¹⁰。这一点即便不能证明虚老的年龄，但也可以对有些资料予以排除。

如果说这些都是假设的话，虚老受戒的具体时日，基本可以确定，也就是1886年到1893年之间¹¹。由此时限为基础，王文又从虚老的一些活动轨迹，特

⁵ 徐文，页，101-103.

⁶ 徐文，页，103-110.

⁷ 徐文，页，110.

⁸ 王文，页，171-172.

⁹ 王文，页，172-173.

¹⁰ 王文，页，174.

¹¹ 王文，页，174-175.

别是在清末光绪年间的行踪和 1900 年之后的一些佛教大事进行了考察¹²。所得出的结论，说明虚老的记忆和当时其它的资料所记录，出入颇多¹³。这样的记录，当然并不能完全的否认虚老的记忆，也无法完全确证虚老的年龄。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对研究和考察相关的问题的必要性予以肯定，特别对传统上所认为定案的事情进行重估。

王文的两个意义，对了解虚老很重要。其一是尽可能地澄清了一些事情，其二则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未来更多的研究建立了基础。即便不能还虚老一个本来面目，起码这方面的努力，实属必要。

¹² 王文，页，175-180（清末）；页，180-185（1900-1930 之间）。

¹³ 王文，页，185-186.